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

張湛處度注

力命第六

命者必然之期、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已然。若以壽夭存於御養、窮達係於智力、此惑於天理也。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命曰、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无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善而富惡邪。力曰、若如若言、我固无功於物。而物若此邪。此則若之所制邪。命曰、既謂之命、奈何

有制之者邪。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

自富自貧、

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

此篇明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

楊朱篇言、人皆肆情、則制不由命。義例不一、似相違反。然治亂推後、愛惡相攻、情偽萬端、故要時就其弊、孰知所以。是以聖人兩存而不辨、將以大扶名教。而致弊之由、不可都塞。或有恃詐力以干時命者、則楚子問鼎於周、无知亂適於齊。或有矯天真以殉名者、則夷齊守餓西山、矜仲由被醢於衛。故列子叩其二端、使萬物自求其中。苟得其中、則智動者不以權力亂其素分、矜名者不以矯抑虧其形生。發言之旨、其在於斯。嗚呼、覽者可不察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

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

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

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

則梁肉、居則連櫺、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教朕

之色、請謁不相及、邀游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邪。西門子

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歟。

謂德有厚薄也。

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无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奚往而反、偶偶而步、有深愧之色邪。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无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於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此自然而然。非由人事巧拙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

闕理而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莪菽、有稻粱之味。庇

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華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適然、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一達於理、則外物多少、不足以觀意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

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管夷吾、鮑叔牙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

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

知、僖公愛之、令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弟也。鮑叔奉公子

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无知作亂、襄公立、鮑叔牙與小白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齊无君、小白、即桓公也。

二公子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

齊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弗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仲、鮑叔牙、請得而甘心臨之。不然、

將滅魯。魯患之、遂殺子糾。管仲請囚也。鮑叔牙謂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

讎也、願殺之。鮑叔牙曰、吾聞賢君无私怨、且人能爲其主、亦必能爲

人。君如欲霸王、非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

叔牙郊迎、釋其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於堂阜、而脫其桎梏、於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

鮑叔牙以身下之、高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歎曰、

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爲貪、知我貧也。

吾嘗爲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爲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

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爲不肖、知我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

鮑叔不以我爲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

鮑叔不以我爲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

知我者鮑叔也。此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无善交、實无

用能也。實无善交、實无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善用能也。此明理无善交用能、非

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白非能用

讎、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之曰、仲父之病

病矣、可不諱云。言病之甚、不可復諱而不言也。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夷吾曰、

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爲人潔廉善士也。雖已而其

於不己若者、不比之人。後以己等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不能棄其使之理

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必引君令其道不弘。道苟不弘、則逆民而不能納矣。其得罪於君也、將

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爲人也、

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難救。愧其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慙其道之不及聖、矜其民之

不逮己、故能不棄人也。不逮己也。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割也。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與

愈有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或備於人、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未有不得人者也。

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道行則不煩聞見、故曰不聞不見、不能成功。勿已、

則隰朋可。郭象曰、若有聞見、則事鍾於己而羣下无所措其手足、故遺之可也。朱能盡其道、故僅之可也。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

不得不薄。非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薄之於終、

或厚之於始。厚薄之去來弗由我也。也。皆天理鄧析操兩可之說、設无窮之

辭、當子產執政、作竹刑。竹刑、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

子產執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歇殺鄧析、而然則子產非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二十年而鄧析死也。

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子產非能誅鄧析、

不得不誅也。此義例與上章同也。可以生而生、或積德履仁、或遇時而通、得當年之歡、天福

也。自然生耳、自然泰耳、未必由仁德與智力。然交履信順之可以死而死、或積惡行暴、

故不顧刑戮、不顧生去存、而威之於天福也。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必由凶虐與愚弱。然肆

死、似由身招、若應事而至也。可以生而不生、居榮泰之地、願天罰也。願生而不得生、可以死而不

死、居困辱之地、不願天罰也。輕死而不之死、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

矣。此之生而得生、此之死而得死、不可以生、不可以死、或死或生、有矣。此義之生而更死、

此二句上義已該之、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无奈何。理、既

不可測、則死不由物、生不在我、豈智之所如。故曰、竊然无際、天道自會。漠然无分、天道自運。

无際无分、是自然之極、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聖智不能干、神聖雖妙、不能違時運也。鬼魅

不能欺。鬼魅雖妖、能詐真正也。不自然者、默之成之、默、无平之寧之、將之迎

之。功无遺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十日大漸。漸、劇也。其子環而泣

之、請醫。季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爲我歌以曉之。

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

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言唯我與汝識死生有命耳、非醫巫所知也。其子弗曉。終謁三醫。

不解楊朱歌旨、謂與己同也。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

汝寒温不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

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湮有餘。

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

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

者矣、亦有知之者矣。

夫死生之分、脩短之期、咸定於元氣、天理之所制矣。但愚時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藥石其如汝何。

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

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

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

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

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一嚮熊語文王嚮熊、文王師也。曰、

自長非所增、自短非所損。算之所亡若何。算、猶智也。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

惡、孰知其故。

王弼曰、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

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夫大

而天心者、則鬼神不能犯、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倖伏、處順以去逆、就利而楊布

違害、此方與逆害爲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兼盡也。楊朱弟

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言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天

佞、愚直、嬖魚略斫、齒略便辟、嬖斫、不解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

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

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爲才之得也。眠

莫與徒誕止誣如、僞勇敢、怯疑、眠疑、不聞通之貌。誣誣、頻重之貌。四人相與游於世、胥

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自以行无戾也。多偶、自專、乘權、隻立、四

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

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俛俛危姑成者、俏成也。俏音肖、俏俚也。初非成

也。僂僂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世有幾得幾失之言、而理實无幾也。故迷生於俏。惑其以威

敗而不能辯
之所由也。
侑之際昧然。
於侑而不昧然。
際、猶會也。
冥昧難分耳。
言則不駭外禍、不喜

內福。稱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卒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著、因謂內成也。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

動止非我、則信命者、於彼我无二心。無喜懼之情也。於彼我而有二心者、不若捨

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

此明用智計之不
如任自然也。

故曰、死生自命也、

若其非
命、則

仁智者必壽、凶愚者
必夭、而未必然也。

貧窮自時也。

若其非時、則動儉者必富、
而奢情者必貧、亦未必然。

怨天折者、不知命者

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

此皆不識自
然之理。

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

也。其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

此中、半

其少智之人、不量利害、不料虛實、不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

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

唯亡所量、

不殺智

亡所不量。

任智之所
知也。

則全而亡喪。亦非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

自全者非
用心之所

能、自致者非行
失之所致也。

「齊景公游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

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无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

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得而食、駑馬稜車、

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

子曰：寡人今日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爲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爲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无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无子。无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无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趣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自然冥運也。」

列子沖虛至德真經卷第六